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傷寒論本旨活人新書序

粵白軒岐本造化之道而著靈樞素問爲醫經之源
義理淵微辭旨奧妙學者苦其難解厥後越人挈靈
素綱要設爲問難發其精義故稱八十一難經皆詳
論陰陽六氣以明外感內傷之病因審辨色脈證狀
以制針砭藥餌之治法迨氣化變遷多不宜針砭而
需湯劑遂有漢張仲景出本靈素難經意指著傷寒
雜病論而湯劑方法始備以補前聖所未載爲後學

之準繩乃集醫道之大成也後世雖推衍無盡終不能出其範圍而辭義之淵邃簡括等於靈素難經故學者罕悟其旨自晉唐迄於近世註釋其書者不下數十百家大抵各具一見互有得失雖久名於世者不能無瑕疵則餘可知矣衆說雜陳本旨愈晦能無憾乎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以仲景視軒岐則仲景爲述者以後學視仲景則仲景爲作者故世稱爲醫聖矣自古經書非後賢解釋無以昌明其意而

傷寒論一書獨未有以發其蘊啓其覆者抑其時之
未至耶近有吾鄉章虛谷先生究心斯道三十餘年
既深明靈素難經之旨而尤殫力於仲景之書慨自
來註解莫能盡善因爲條分縷析繹其淺深層次挈
其提綱節目重爲編緝一循靈素難經義理詳細解
釋其中疑義有歷來紛爭惑衆者有註說舛謬悖理
者或据本經或援靈素證明義理而辨定之蓋以經
釋經則非臆見所可議經理明爭端自息矣其有傷

寒溫病攙雜者一皆揀辨易正申明義理而排定之
論暑病源流發古所未發凡外邪證治大抵詳備不
獨傷寒而已其尤精確者將厥陰篇中摘出十餘條
分次於太少兩篇太陽篇摘出一條歸陽明篇陽明
篇摘出兩條歸少陰篇此皆自古淆訛而註家飾辭
強解晦其義理幾二千年今一一揭出朗如日星有
目共覩豈不快哉其從來難解者解之盡善則餘無
不善更可知矣名曰傷寒論本旨活人新書得非名

稱其實乎後之學者苟能悟其義理則可由是註而
造仲景之堂更由仲景而續越人軒岐之道脈亦不
難矣然則章君述者之功豈淺鮮哉爰爲之序以質
世之明夫道者鑒焉時

道光己亥年一陽月中浣

誥封榮祿大夫工部右侍郎會稽美陂吳永和拜撰

活人新書序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人爲萬物之靈
稟天地之氣以生賴天地之氣以養然而寒暑異時
朝夕異令氣有不和中之輒病雖賢愚貴賤調攝不
同而稍不及防均莫能免所以聖人不忍民之歿療
明天人合一之理備設醫藥以衛民命予雖不知醫
竊有見於此常恃爲金湯焉吾郡章虛谷先生究心
醫學卅有餘年悟內經至理而貫通諸家得其要領

嘗言唐宋以來名家雖多皆各具己見以立言而能
接軒岐仲景之道脈者惟

國朝葉天士先生一人蓋章君徧覽諸家參差駁雜之
論十餘年未得其緒後讀葉氏書批卻導窾頓悟指
歸於是再觀內經仲景之書了然心目如撥雲霧而
見青天也因著書四卷皆揭聖經至理以明醫道之
源而辨相沿之弊名曰醫門棒喝刊布已閱八年續
又編註仲景傷寒論彙方集解分九卷爲二集甫成

稿未梓也予生長南方罕見如傷寒論所云之病惟
北方寒厲有之若南方率皆風寒濕熱雜感所致每
聞醫家以傷寒名之心竊疑焉而不敢與辯今觀先
生是編方知古來諸家多未辨明獨葉天士先生始
分晰傷寒溫證之異若暑病僅言其端未暇詳論又
常疑吾郡每當暑時傷人尤多皆莫測其故今先生
更爲剖析瞭如指掌誠爲迷途之一炬救急之要法
也昔有朱奉議本仲景之論參以己意著活人書二

十卷辭甚簡略而於仲景理法少有發明初學難解
今先生詳述仲景本旨申明理法證以內經難經之
言而無一句臆說於中溫暑等篇尤發其精蘊皆古
來所未及爲後學之津梁不獨有功於軒岐仲景允
爲活人之新書也其於醫道豈小補哉故攬其切於
時用者先付剗劂以當夏日之扇冬夜之爐殆人人
所必需者也用綴數言於簡以俟明哲鑒諸

道光十六年丙申仲夏山陰吳國梁栢臺甫拜序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自序

天地之性人爲貴自古聖王莫不重民命也法者所以鋤暴安良藥者所以祛疾保命二者相輔不可闕也是故周官設醫師令羣醫分治民病歲終則稽事制食專責成也旣而生齒日繁政令不得不變聽民習醫業者治之而代有神醫無虞天札自漢唐以後氣化漸衰方書日富方書日富則聖道日晦降及近世習醫者幾不知有聖經理法民之死於病者少死

於藥者多故有不藥爲中醫之說良可慨也人生天地氣交之中若魚之在水氣和則養人氣乖則病人是故靈素首明天人合一之理辨陰陽六氣變化之道人身經絡藏府氣血盈虛以及致病之由治療之法反覆詳明余已節錄要旨分類編註便於學者揣摩惟上古氣質渾樸外邪病多而宜鍼砭後世情欲日滋稟賦薄弱必需湯藥而經法未備後漢張仲景發明靈素之旨著傷寒雜病論辨證制方爲萬世規

則故稱繼述之聖也以其辭簡義深理法微妙讀者
難以領會歷來註解甚多各具己見參差不一學者
如涉海問津莫知畔岸欲求簡明切當者以余寡聞
而未之覲因不揣固陋重爲編註尋繹其脈絡而爲
次序閒採諸說辨別義理證其訛謬以期合乎意指
爰名之曰傷寒論本旨於中大綱精義詳申於後就
正有道蓋醫理淵微愈辨駁則愈明顯余以管見之
言未敢自信倘蒙指其瑕疵補其闕失不獨余之幸

實爲生民之幸也仁人君子將必有以教我矣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中秋會稽章楠謹序

仲景先師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邑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天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

手受敗齎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恣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

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
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
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
愈諸病庶可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
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
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
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
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

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管窺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仲景先師傳略

師張姓

諱機字

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

善於治療尤精經方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爲名醫於當時爲上手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爲諸方之祖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

故後世稱爲醫聖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總目

卷一

申義起至醫本於易論止

卷二

太陽上篇 太陽中篇 太陽下篇

卷三

陽明全篇

卷四

少陽篇 合病并病篇 太陰篇

少陰篇 厥陰篇

卷五

汗吐下後并誤治諸證

藏結結胸痞證

差後復病 陰陽易病

卷六

風寒濕熱溫暑病總論

風寒濕熱病證治

霍亂病證治

瘧病證治

溫病大旨

溫熱病證治

內經溫熱病論

附葉氏溫病論

卷七

暑病源流論 附答問

暑病證治

附薛氏濕熱條辨

卷八

脈證合參 脫絕脈證

卷九 終

藥方集解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一

目錄

序文

自序

仲景先師原序并傳略

申義九篇

傷寒熱病辨

辨譌語

辨舌苔

診脈綱要并圖說

人迎寸口辨

少陽三焦膀胱辨

陰陽表裏辨

醫本於易論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一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 楠編註

冀子陳祖望

山陰 校訂

允占錢 昌

申義

謹按仲景自序、原名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經王叔和編輯後、至宋又分雜病爲金匱要略、各條次序紊

亂傷寒溫病、攪混不清、歷來編註雖多、而各有意見不同、余亦管窺所及、故又述其大綱要義、重爲編註、或可聊備採擇、原夫仲景始意、爲宗族多死於傷寒、而著此論、故於傷寒脈證、辨析最詳、制方論治、反復推敲、無微不至、舉六經爲綱、諸證爲目、其各條義理、互相闡發、原有次序脈絡、教人前後勦辨、以明其旨、無如編註家、紛紛議論、參差不同、自許叔微以至方中行、皆分風傷衛、寒傷營、風寒互傷營衛、三法爲首、

繼以各經及溫暑等證、條貫縷析、深合仲景之旨、而後又有人非之者、蓋亦未嘗深求其理也、夫仲景本爲傷寒著論、兼及六氣之邪、而風爲百病之長、諸邪傷人、必由於風、風寒之邪、必由營衛而入、故以風寒營衛四端爲發病之始、凡火就燥、水流濕、陰陽之氣、同類相感、風爲陽、寒爲陰、衛爲陽、營爲陰、故風必傷衛、寒必傷營、風寒無不相兼、風多則寒從風化而脈緩、寒多則風從寒化而脈緊、陽性動泄、故風傷衛則

腠理開而汗出、陰性凝斂、故寒傷營、則腠理閉而無汗、既有風寒各傷營衛之病、亦必有風寒互傷營衛之病、故方氏宗之分別、爲確當不易者也、余擇善而從、卽依方氏而分篇目也、

或曰、仲景自序言、撰用素問八十一難、而難經稱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今編註傷寒論者、止以風寒分列三綱、而不將濕溫等彙集一處、使人比類辨別、豈非與仲景撰用難經之言

矛盾乎、余曰、非也、難經言傷寒有五者、特表世俗將
濕溫等混稱傷寒、而多誤治、故歷舉各病之名、教人
分辨、非謂濕溫等皆當名傷寒也、若因傷寒有五、一
句卽謂濕溫等皆當從俗名傷寒、則不但名實混亂、
使人誤治、而錯解難經、卽失仲景之旨、則是以辭害
意也、蓋難經止表大意、故仲景引伸其意、詳細辨別、
良以六氣之邪傷人、六經爲病、萬狀要必先明端緒、
始能辨其源流、而六經以太陽爲首、統領營衛者也、

六氣由陰陽所化風爲陽寒爲陰爲六氣之本而風
又爲百病之長故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互傷營衛
分列三綱爲發病之本綱舉則目張本立則枝別由
是而條貫縷析病變雖多源流可辨若風寒中於他
經則無營衛之分若濕溫等邪則不專由太陽故當
另分篇目若彙集一處則六氣之病源流不清仍如
世俗之混稱傷寒而多誤治焉能比類辨別是反失
難經之意而亂仲景之制度也故論首標脈浮緩自

汗爲風傷衛、脈浮緊無汗爲寒傷營、又總標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傷、骨節煩疼、當發其汗、於是特標風寒互傷之脈證、而曰太陽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與首兩條互易其辭、教人辨識營衛俱傷之病、則是仲景固已分列三綱出於自然之理、而非編註家造作者也、夫風寒互持、營衛俱閉、寒爲陰、陰邪外閉、則身痛無汗、故以麻桂發之、風爲陽、陽邪內擾、則煩躁不安、略加

石膏清之、此大青龍湯所山設也、爲因營衛之氣、內
通心肺、邪不得外泄、則內擾、而陽氣被鬱、則煩躁也、
可笑昧者、見用石膏、解作暑熱之邪、竟不思仲景特
標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傷、骨節煩疼之言、而
錯解難經傷寒有五之句、謂溫熱之病、卽名傷寒、其
餘各條、亦作此解、故謂分列三綱之非也、難經仲景、
本欲分辨名實、以正俗習之謬、而解者反攙混之、或
者謂外感風寒、內伏暑熱、殊不知邪之伏者、必隨四

時氣變卽發、故內經言、冬傷寒、春溫病、春傷風、夏殄
泄、夏傷暑、秋痎瘧、鮮有伏暑發於冬者也、暑發於秋、
或兼表邪、焉有身痛無汗之證、焉用麻桂之猛劑乎、
此顯然易見之理、乃不審仲景風寒互傷營衛骨節
煩疼之言、又不明內經伏邪發病之理、憑臆妄解、亂
道悖經、使後學信之、則顛倒誤治、害孰甚哉、且難經
特舉各證病名、并辨其脈、以表混稱傷寒之害、仲景
又詳論證治、發其未發之義、難經先提中風傷寒、以

及濕溫等證仲景首明風寒營衛繼以溫暑各條請
問與撰用難經之言有何矛盾乎夫言撰用者用其
理法也今觀仲景論中可曾引用素問之言乎絕不
引用一句素問而句句皆素問之理法此之謂撰用
故仲景爲繼述之聖也豈如世俗之抄襲舊文必定
依樣葫蘆方爲撰用乎嗚呼見解若是抑何陋哉
或曰既是風寒互傷營衛而無暑熱內伏當用麻桂
各半湯何以加石膏乎余曰此不明陰陽六氣變化

之道也。陰陽之氣、互生互化、變而爲六、其弱者、必隨強者而變、天地陰陽之氣、有偏勝強弱、而人身之氣亦然、是故風多、則寒從風化、寒多、則風從寒化、若人身陽氣旺、雖感寒邪、不能深入、而在表分、閉鬱其陽、則寒邪隨之而化熱、如寒傷營者、失於發汗、以致自衄之類也、如人身陽虛、則寒邪由太陽而直入少陰、乃成四逆麻附等證是也、若風寒互傷、營衛皆閉、其人陽旺、則寒雖外閉、而風已化熱、不得外泄、則內擾

煩躁必然之理也。然少陰亦有煩躁之證。以無發熱、頭痛之陽證爲辨。因其正不勝邪、元陽無主而煩躁。須用薑附溫臟散寒。故論曰：無少陰證者，以大青龍湯發之。若少陰煩躁，誤用青龍，必厥逆而死。可知不獨暑熱而有煩躁，且有虛寒之煩躁者，亦不獨治暑熱。始用石膏，豈可見用石膏便爲暑熱之邪耶？况桂枝湯之治風傷衛也，因其自汗、津液走泄而用芍藥收攝營陰。若營衛俱閉而無汗，豈可用芍藥更閉其

邪故易石膏以清其熱是故風傷衛者主以桂枝湯寒傷營者主以麻黃湯而風寒互傷營衛俱閉又不可執用麻桂兩方也正見仲景用方變化隨宜之妙非固執死法者所能知也此等義理不明豈可妄解仲景之論以迷誤後學哉

王叔和既輯仲景之論又援素問之言雜以己意撰傷寒例而以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義爲主腦則與仲景之旨不合徒使後學惑於多歧歷來註家

多削之故余亦不錄也論中辨脈平脈篇歷來有註解者有節取者有全不錄者是亦各有意見也於中有統論脈理已具於靈素難經者似可不必再列此論余採其關於本論所載病證及辨陰陽虛實之理者或次於各條或另篇彙集以期合乎義理也天下萬事必先明其常理方能通其變化此論立六經爲綱以統萬病不獨傷寒一端故凡溫暑等病皆當分其源流不可與傷寒擾混雖同一經之病其邪不同

治法自異、惟風寒之邪、由太陽營衛而入、若非直入陰經、而從陽經傳裏以後、始化爲熱、溫病初起、有熱無寒、風寒之邪、雖已傳裏、仲景猶多用溫散、以其未盡化熱、而從表解、必須溫散、所謂發表不遠熱也、溫病始發、本係熱邪、卽用涼解、觀其治法不同、卽可辨其病邪各異、而當另分篇目、庶免誤治也、其所以攙混不清者、皆因將汗吐下後諸變證、漫次於各條中、以致端緒難明、故余以風寒營衛爲提綱、列於太陽

篇首以太陽爲六經之首、統領營衛、爲發病之始、貫該全論者也、繼以風傷衛、寒傷營、各一篇、風寒互傷營衛、及挾虛而兼別邪諸證一篇、合病并病一篇、皆風寒正治之法、所謂先明常理者也、次以陽明少陽及三陰諸篇、其病邪治法、皆有變化、至於汗吐下後誤治諸證、及結胸痞證等、則變而又變、故不論其初病之邪、惟辨其虛實寒熱表裏淺深、以所現之脈證爲準、而設救治之法也、故余依柯氏另彙篇目、次於

六經之後，是謂通其變化者也。其溫暑等證，又列於後，別其源流也。惟金匱中亦有暑濕各條，由向來未曾分清，今卽採歸此論，仍於條首標明。至於論中有一證而疊用數方者，有一方而兼治數證者，皆有權宜裁制，義理精深，觀其脈證，當與方義參合，始能識其意指，故將各方照條列次序，彙集於後，以便隨時檢閱也。

六經淺深之層次，內通三焦上下之部位，表裏皆有

徑路如上焦心肺主營衛、中焦脾胃主肌肉、下焦肝
腎主筋骨、是故邪傷太陽、內通心肺之部、必分風寒
營衛、辨別脈證明晰、治之方無錯誤、及至陽明、卽無
營衛之分、雖有能食爲中風、不能食爲中寒之辨、而
治法、但分經腑之淺深、其淺而邪未盡化熱者、仍從
麻桂例溫散汗解、必不惡寒而渴者、方用白虎黃芩
等法清熱、若邪入腑、必有滿實熱證、方用承氣攻瀉、
亦有輕重之分、其辨別寒熱虛實邪之淺深、最爲嚴

密詳慎也。若少陽在陰陽交界之地，汗吐下皆禁，以
其外不在表，故不可汗；內不在腑，故不可吐下也。惟
辨其虛實寒熱，而以和解爲主治。其有兼帶陽明裏
實者，始用大柴胡略加通利，亦非大攻大瀉也。至少
陰外通太陽經者，故陽虛之人，邪由太陽直入少陰。
其病始得之，而反發熱者，風邪浮於表也。以無頭痛
等證，則不在太陽，以其脈微細，但欲寐，故爲少陰病
也。邪在少陰，故表雖熱而無汗，以其陽虛，邪得深入。

故以附子溫臟、佐細辛麻黃從少陰祛邪出表、開腠以泄之也。其麻黃附子甘艸湯證、以寒邪初感、少陰亦從表解、其不發熱、故溫裏藥多、發散藥少也。至太陰病脈浮、而有用桂枝湯發汗者、蓋少陰爲樞、太陰爲開、其邪淺者、皆可使其從表而出。若厥陰爲闔、六經極裏之處、則無從表而解之法矣。以此見仲景之辨析脈證、立法施治、微妙入神、於變化之中、自有不易之理、其表裏淺深、邪之進退、絲毫不可牽混者也。

歷來註家每云自汗爲表虛、無汗爲表實、此泛論內傷虛證猶可、則不可論風寒之病也、風傷衛而自汗者、仲景名爲衛強營弱、衛強豈可謂之表虛乎、邪入陽明而自汗者、裏熱蒸汗而出、更非表虛也、若三陰經病、身冷自汗、乃元陽將亡、須四逆白通等湯急救、豈止表虛而已、由是觀之、則表虛一語、反晦仲景之旨、而使後學牽混誤治也、其言表實者、亦可例見矣、故註仲景書、不可以粗疎臆說攙入也、

內經言尋常風寒不能傷人，雖感亦輕，旋即消散，其傷人者，名虛風賊邪。義詳靈樞九宮八風篇，方爲此論所言中風傷寒，故暴厲而有傳變之危。然邪之中人，本無一定，其流傳變化，莫可測料。故仲景反復詳審，惟在辨其脈證爲準。經曰：邪中於陽，則溜於經；邪中於陰，則溜於腑。言中於陽者，先中於衛，由絡而溜於經也；中於陰者，先中於陰經，循經入臟，臟氣實而不受邪，還歸於腑，故曰溜於腑也。是故邪有從陽經

而入腑者，以腑外通於陽經也。有從陰經而入腑者，以臟氣實而轉入者也。腑有六腑，惟胃爲五臟六腑之海。故各臟腑之邪皆能歸胃，歸胃如水歸海，則不復傳他處矣。凡邪入臟而不還歸於腑，則死。其不死而拖延者，其邪猶在經腑也。夫臟爲陰經之根，腑爲陽經之根，觀仲景陽經陰經治法迥異，邪在陽經必從經治，不動其腑，雖兼腑邪亦必先表後裏，蓋腑以通爲用，治腑必以通通其腑，則經邪反乘虛內陷，故

示戒最嚴也。若陰經則不然。少陰病反發熱者，邪木在經，必用附子先溫其臟，佐經藥以泄邪。又如病發熱頭痛，邪本在陽經，因其脈反沉而臟虛，且不治陽經而用四逆湯，單溫其臟，以辛甘助陽散寒，所以然者，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誠恐臟虛則邪入而死也。腑以通爲用，故邪實之則不通而病，甚則腑亦傷而死。故補臟有補陽補陰之分，通腑有輕重緩急之別。千頭萬緒，裁制權宜，而理法一絲不亂。嗚呼！此仲景所

以爲醫聖也、而其緊要、必審脈證、辨其邪之所在、而設治法也、相傳有傷寒傳足不傳手之謬說、卽如桂枝湯證有鼻鳴、麻黃湯證有喘、非肺經手太陰乎、或暴下利、或大便鞭、非大腸手陽明乎、煩躁譫語、非手少陰手厥陰乎、卽此數端、餘可類推、人身經脈相貫、豈有傳足不及手之理、良以足經脈長、現證較顯、故內經先舉足經現證以明之、終言五臟六腑皆受病、豈非手足十二經盡在其中乎、

若夫邪者、由天地陰陽之氣偏駁也、及其傷人、卽隨人身之氣流行變化、故少陰爲寒水之臟、太陰爲濕土之臟、風寒中之、皆爲陰邪、多用薑附、其有用承氣等法者、以臟氣實、其邪已溜於腑、腑爲陽、故邪變而爲熱也、若厥陰者、陰極陽生、正陰陽交接之處、而邪客之、則陰陽相格、寒熱相乘、故必厥冷而後發熱、熱後又厥、厥後又熱、故用藥惟以交通陰陽爲主、如四逆之極、陽承氣之極、陰皆所不用、厥陰之表爲少陽、

卽有寒熱往來之病、而不能用汗吐下之法、惟以和
解陰陽爲主、與厥陰同屬一例也、故凡厥陰篇中用
四逆等湯各條、非厥陰本證、歷來註家、未曾分清、余
故摘出、仍歸太少兩經篇中、庶學者明其至理、以免
歧惑也、卽如提綱云、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太
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皆
陰寒之象也、若厥陰之爲病、則云、消渴、氣上沖心、心
中疼熱、則是陰陽相格之象、而非虛寒、焉有四逆湯

之證哉。是故陽經陰經治法既異，而三陰之中又有不同者也。夫厥陰爲闔，六經極裏之處，故邪入厥陰，必其人陽氣勝，厥少熱多，而邪歸於腑，便膿血而始得泄，否則多死也。相傳以邪至厥陰，而又外傳太陽者，其臆說之謬，不待辨而可見矣。至少陰太陰雖爲陰臟，而亦有病熱者，或本係熱邪，或由其人陽盛，寒邪久鬱而化熱者，如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故有內發之溫病，有外感之熱邪，有風寒傳裏而化熱。

者其源雖異其流則同爲溫熱之病外感之邪既能入裏內發之邪亦能出表是故六經皆有溫病而仲景立六經以統萬病當觀其各條脈證治法以求義理之所在則其風寒溫熱之病不難分辨而其邪之由內由外而發者亦可推測以明之也是故病狀變幻雖多外不出陰陽六氣內不出臟腑經絡必先知常方能通變故仲景曰能尋余集者思過半矣非虛語也或曰人身氣血略有不和卽病故昔人多云冬

伏寒邪春發溫病爲非理余曰經論伏邪發病不止
寒邪一端如春傷風夏殄泄夏傷暑秋痲瘧等是也
卽如瘧疾或歇一二日而發其未發時邪又何以能
伏耶又如人之痘毒其未發時全然不覺何以又能
伏耶嗚呼不明天人陰陽變化之道而不信聖經之
言是謂愚而好自用者又何必與談醫理哉

原夫六氣之病寒爲陰邪而最厲風爲陽邪隨溫涼
寒熱之氣而變故經言善行而數變也濕燥卽由寒

熱之所化、如陽熱蒸而濕生、風寒冽而枯燥、皆氣化自然之理、是故六氣必相兼而病人、又有多寡之異、如內經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痺、其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濕氣勝者爲著痺、言行痺者、風性善走也、著痺者、濕邪滯者也、寒凝血結則痛矣、惟風善能變化、故爲百病之長、所以仲景首舉中風傷寒以統論、而溫暑濕燥帶表而已、蓋仲景所重在六經、六經方可統萬病、而病因不止於六氣也、其

六氣雖異而六經之部位則同、既明六經證治、辨其陰陽虛實表裏寒熱病變雖多、皆可一以貫之、如不知此、何必與論醫理、又何必讀仲景之書哉、是故明一氣之病、卽明六氣之病、明六氣之病、卽明各氣雜合之病、而仲景之論、卽爲治萬病之法也、豈有所闕哉、後世因有各氣雜合之病、而又另分名目、如痧脹、瘟疫等類、而不知痧脹卽疫病中之一證耳、自明吳又可著瘟疫論、舉世宗之、而有續論者、有推廣者、嗟

乎此所以醫書愈多、聖道愈晦、而醫風愈下矣、其故何也、又可、不悟內經之旨、不明六氣變化之道、以己之閱歷治驗、輒憑臆見而著書、不知己之識淺、反以內經論伏邪發病爲非理、將一切溫病、盡指作瘟疫、使俗學效尤、以重藥治輕病而殺人、其非又可之遺害乎、素問天元紀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諸篇詳論主客運氣流行變化、三年化疫、五年化厲、而有金木水火土五疫之分、卽燥風寒火濕之五病也、以其由變

勃蘊釀而成其氣惡毒故名曰厲以其一方之氣皆
同而人人皆病如徭役然故名疫也又可所論僅濕
疫一證略兼火化耳以其從閱歷治驗而明著之於
書若寒風燥火之疫未曾經歷則不知也又不明六
氣變化之道率憑臆見以一切溫病指作瘟疫悖經
旨而誤後學其害深矣昔蘇東坡在黃州以聖散子
方治民間疫病無不神效到惠州復用之而卽死者
甚多蓋聖散子辛熱發散之藥服之而神效者寒疫

也服之而死者非寒疫也近世所稱弔腳痧者風疫也風木之邪轉筋入腹而乘脾土故吐瀉驟發而死其有迅暴不及救援者火疫也蓋風火之性皆急速耳若沿門闔戶若大若小乍寒乍熱而干咳無痰者燥疫也五疫之邪亦無不相兼而有多寡之異其人又有陰陽強弱之稟質不同故病狀變幻無盡由是言之則內經之聖訓確然不易而仲景明六經證治以統萬病無不可以治疫病也若以吳又可爲宗者

止明一隅之理焉能免誤治殺人之害哉是故非聖之書不可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爲不善讀者而言也若自具慧眼者舍其短而用其長則無書不可讀然非先明聖經至理而欲辨別諸書之瑕瑜必不能矣故學者當知所務也至六氣變化之道余初集首卷已論其概矣

仲景論中絕不引用一句內經而句句皆本內經至理而窮變化之用故爲繼述之聖而傳軒岐之道者

不明內經至理、焉能明仲景之論哉、嗣後諸家著述、
莫可數計、或各發明經旨一節、或以己之閱歷見解、
成一家言、醇疵互見、駁雜不一、未有商傳聖道正脈、
者、更有不論脈證、但言某病用某方、使俗學以藥試、
病、害難言盡、竟不思人之稟質不同、邪之進退無定、
病變萬狀、如圍棋之未有雷同者、是故取古方治新、
病、如用舊料造新房、必經匠手斲削配合、若脈證不、
辨、方有何用、此方書之所以愈多、而經旨愈晦、聖道

正脈遂斷絕矣。嗟乎！此蓋生民之厄也。幸有我

朝葉天士先生出，而實無暇著書。乃於臨證之時，必詳
營衛經絡臟腑之淺深，陰陽虛實外感內傷之原委，
然後論理法立方藥。滴滴從軒岐越人仲景流出，是
由仲景而造軒岐之堂，指揮諸子百家而用之者，其
方藥輕淡，與仲景迥異。此固時制宜，隨地變化，所以
傳聖道正脈者在此也。豈窺測一隅者所能知哉。明
得軒岐仲景之理，方知葉氏之道。知葉氏之道，由之

而師仲景軒岐不難矣。不悟至理焉能明聖道之正脈哉。至理不明由方書之駁雜使後學各執一隅而不能入聖道以得隨時活變之用而醫風日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學者猶不以聖經爲急務哉。

或問前篇引經言夏傷於暑秋爲痃瘕故謂未有伏暑發於冬者也。然子初集中論伏暑何以言冬寒之時却有伏暑之病乎。余曰豈不見彼之上文是指南方嶺表氣候常溫冬時旣無正傷寒病却有發伏暑

者、蓋陰進則陽退、氣冷則熱消、一定之理也。故凡暑氣為伏者、涼風外加、必然病發。外寒甚則內暑發盡矣。是故傷寒與伏暑互相進退、未有同病者也。內經明其定理、既曰冬傷於寒、焉有夾暑之理。若溫暖之地、冬發伏暑、則無正傷寒病、亦定理也。仲景本居北地、所論傷寒、豈反牽混伏暑乎。且其論暑病、原有專條方治。若大青龍之麻桂、豈可以治暑邪。註家憑臆混解、誠為迷惑後學、反晦仲景之道也。

傷寒熱病辨

素問熱論篇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
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又曰。巨陽者。其
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傷寒一日。巨陽受之。
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
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干不得臥也。三日少陽
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
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

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噎。故腹滿而噎。干。五
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
干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
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營衛不行。
五臟不通。則死矣。有註解者曰。傷寒一日太陽。二日
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七日
來復於太陽者。此六氣之相傳。不涉有形之經絡。又
曰。若邪在經。則溜於腑。不復再傳及三陰矣。後又引

六微旨大論所云、太陽之上、寒水治之一節經文、以證其邪在氣不在經之說、按此說、乃迂腐之見、錯解經義、迷惑後學者也、經文明言三陽經絡皆受病、又云五臟六腑皆受病、是邪由陽經傳至陰經、入於臟而死也、今云不涉有形之經絡、豈非顯悖經語、迷惑後學乎、經文備列六經證狀、教人辨別邪之淺深而治、今云不涉經絡、教人如何分辨耶、經曰、邪中於陽、則溜於經、邪中於陰、則溜於腑、今乃云邪在經、則溜

於腑不復再傳及三陰豈非杜撰臆說乎且又云傷寒爲病變幻無常有病在六氣而不涉六經者有經氣兼病者有氣分之邪轉入經者爲病多有不同然則請問邪在氣而不涉經者其病作何狀經氣兼病者又作何狀氣分之邪轉入經者又作何狀何不一一表明使人辨識而徒以空言穿鑿惑亂後學哉此因執迷六微旨大論之言而不悟其理故謬解有如此者殊不知六微旨大論專明司天在泉客氣流行

變化之道、此篇專明外邪傷人、隨人身經絡變化爲病之狀、義理各有不同、以其邪隨人身經絡而現病狀、故仲景首分風寒營衛爲提綱、而立六經、詳辨脈證、分經論治、方有端緒、而免錯誤、故東營衛則經絡氣血在其中、豈有邪在氣而不涉於經者哉、不通之至也、夫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此邪隨人身之陽氣而變也、以其陽旺、故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者、謂陽經陰經表裏皆病、以其邪盛正虛、故不免於死、

矣。若止傷於表，一日太陽受之，以至六日厥陰受之者，蓋人身以衛陽爲固也。六經者，表裏之層次也。衛氣晝行於表，夜行於裏，行於裏則表陽虛，而邪得內侵。衛氣一晝夜出入一次，故邪內侵一層而深入一經，至六日則深入厥陰經盡之處，再入於臟則死。然此言其常理也。其有陽虛之人，傷寒則不能變熱，有元氣強者，邪不能內侵，雖多日而止於表，有怯弱之人，初感卽入於裏，不待傳變者，種種不同，莫可枚舉。

故內經表其常理、而仲景推廣而詳論之、以發明經旨、其自序所云、撰用素問者是也、故仲景爲繼述之聖、竝無邪在氣不在經之言、凡論傷寒而不合仲景之旨、皆爲異端邪說、迷誤後學、故不得不辨也、或曰、六微旨大論言、六氣流行變化、物生其應也、氣吸其應也、今其言天地以無形之氣傷人、人以無形之氣應而爲病、故不涉於經絡、卽以太陽之上寒水治之一節經文、以證此一日太陽受之之義、是亦本於經

理而子何以非之乎。余曰：嗟乎！此道之所以不明者，皆爲似是而非之說以迷之也。經曰：喜怒傷氣，寒暑傷形。今云寒邪傷無形之氣，已悖經理矣。且彼言太陽之上寒水治之者，明六氣流行變化之道也。此言一日太陽受之者，表六經受邪爲病之狀也。夫人身之氣，有衛氣、有營氣、有臟氣、有腑氣。經在營分，絡在衛分。陽經通腑，陰經通臟。若止言其氣一而已矣。所以必分營衛經絡臟腑者，明其淺深界址，可辨其邪。

之所在而治之也。就如所云。天地以無形之氣傷人。人以無形之氣應而爲病。然則既不涉於經絡。其邪氣與人身之氣。在於何處。莫非在人身之外乎。豈非不通之極哉。靈樞衛氣篇曰。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又曰。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故仲景先分營衛經絡臟腑之證狀。卽辨其邪之在氣在血。而施治法。如太陽病。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小便利者。爲邪結在血。小便不利。結在氣之類也。今經

文明叙六經病狀、教人辨別施治、註經者反云不涉於經絡、於理通乎否乎、至經言物生其應、氣脈其應者、人與萬物同稟陰陽之氣而生、故氣化流行、無不相應、如少陰司天、南政、則兩寸脈不應、北政、則兩尺脈不應、又如厥陰之至、其脈弦、又如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之類、皆氣脈相應者也、及至受邪爲病、則人身之氣變化多端、卽不與天地之氣相應、故經文必就人身之陰陽營衛經絡臟腑而詳辨之、由是言之、與

彼之專論司天在泉運氣流行變化者、安可互相牽混、而使兩處經義俱失哉、是故解經、必當就本文闡發義理、若枝蔓穿鑿、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而不知流於邪僻也、蓋經文有專明天地之氣流行變化者、不可與人身牽混、有專明人身之氣變化爲病者、不可與天地牽混、其有舉天地之氣以明人身之氣者、論人身之氣以證天地之氣者、互相發明、表裏人合一之理、則又不可分析、何也、其專明天地之氣流

行變化者、教人順其生成之道、避其乖戾之氣也、專明人身之氣變化爲病者、教人辨氣之寒熱邪之淺深、人之虛實、隨宜而治也、表天人合一之理者、教人觀天地氣化流行之序、以察人身陰陽氣血兩者相應、則爲順、爲吉、相反則爲逆、爲凶也、凡此皆內經之要旨、不明此旨而解經者、縱有發明之處、而錯失必不能免矣、讀經者、尤不可不知也、

神昏識語辨

夫心神爲一身主宰、病至神昏識語、已經危重、若不細辨明晰、焉能起死回生、仲景論中、邪入陽明胃腑、實結而發識語者、以胃爲五臟六腑之海、邪壅於胃、則五臟氣血擾亂、故神昏識語也、又有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有熱入血室、晝則明了、夜則識語者、有肝邪乘脾、而發識語、名曰緦者、多種不同、皆有虛實淺深之異、論中已詳辨也、葉天士溫病論曰、溫邪上受、

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心包者、護心之膜、神之宮室也、故邪閉心包、則神昏譫語、此與傷寒論中各證不同、須用牛黃丸、至寶丹等藥、開心閉、以祛邪、若誤用他藥、反傷本元、而心包之邪、更不能出、必至脫禪而死、然此皆古書所論、醫者自當知也、更有古未道及、時人不辨、以致誤治而死者、如風寒等邪、發表汗出、病仍不退、而又表之、反加神昏譫語、於是更用涼瀉、誤而又誤、以至於死、此因初治辨之不明、或止用衛分

之藥、腠開汗泄、而營分之邪反陷、或挾寒濕陰邪、應用辛溫、而表藥中雜以涼藥、既重虛其衛、而涼藥閉其邪於血脈之中、心主營血、故亦神昏譫語、但病狀不同、若胃腑邪重、心包近心、故其神昏皆全然不知人事、其邪閉血脈者、離心稍遠、故呼之卽覺、與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而心放、卽神昏譫語矣、其脈必兼滯滯、以脈爲血之府、邪閉血脈、故滯滯也、此須重用桂枝、佐歸鬚赤芍之類、以通血脈、如熱盛、略佐

涼味無熱、必須溫通、蓋血得涼則愈閉也、又有暑濕邪盛者、至下午晚間、身熱更甚、神昏譫語、至早上午前則清、此邪在三焦脾胃、因濕重遏熱、不得透發、濕爲陰邪、旺於下午陰分、熱不得外泄、則內擾而神昏、至早上陽旺氣升、則神清矣、此與熱入血室相似、而病因治法大異、其舌苔無論黃白、必兼滑也、此須辛香溫苦、先開其濕、使三焦氣通、熱邪透發、再用涼藥清之自愈、若治不如法、輕則變瘧痢、重則必死也、又

有肝脾素虛、陰血不足之人、偶感外邪、未得解散、營衛氣閉、肝風卽時內動、亦有神昏譫語、而手足掣動、或兼驚惕、甚則昏厥如死、其脈虛數、空大者危、難治、沉細而疾者、元氣尚未脫離、少刻亦能甦醒、此虛多邪少、須用輕清之藥、疎其經絡、柔潤甘緩、和其陰陽、不可用重滯之品、漸令表裏氣順、再用滋補調之、若率投削伐重藥、卽厥脫而死、此與前之各證、又迥不同、皆余之所經歷者、故聊述之、當知病因多端、亦不

止此數證、總在細審其邪之淺深、正之虛實、設法施治、庶幾無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辨舌苔

古來辨舌苔繪圖立說、分別至百餘種之多、不獨穿鑿未能盡協至理、而使後學眩惑、莫識端倪、凡事必以明理爲要、豈以多爲貴乎、茲以管見所及、舉其大綱、不出陰陽虛實外感內傷之理耳、能知綱要、則其變化、自可類推、隅反也、蓋舌爲心之苗、心屬火、故其本色紅也、心脾同氣、火土相生、故胃氣由心脾發生、所以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陽明胃也、脾爲

己土胃爲戊土、位居中宮、統一身之陰陽而主肌肉、
經曰、唇舌者、肌肉之本也、又曰、脾者、使之迎糧、視唇
舌好惡、以知吉凶、又曰、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
五味矣、而心主血脈、由是可知舌本、卽心脾之氣血
所成、蓋人先生五臟、而後有肢體也、更可知舌苔、由
胃中生氣所現、而胃氣由心脾發生、故無病之人、常
有薄苔、是胃中之生氣、如地上之微艸也、若不毛之
地、則土無生氣矣、故觀舌本、可驗其陰陽虛實、審苔

垢卽知其邪之寒熱淺深也。今條列於後，須將各條互相參合，方能明其至理也。

一凡辨舌有苔垢之分。苔如地上之艸，根從下生。垢如地上浮垢，刷之卽去。無根者，表分濁氣所聚，其病淺；有根者，邪氣內結，其病深也。有根之苔，又當分其厚薄鬆實。厚者邪重，薄者邪輕。鬆者胃氣疎通，實者胃氣閉結也。

一凡苔垢色白者爲寒，白甚者寒甚也。白滑者痰濕

也、干燥者、陽氣虛、不能化津上潤也、夫衛氣出於肺胃、營血根於心脾、故衛分之病、現於苔、垢、營分之病、現於舌本、初感外邪在衛分、舌現白苔、以胃中水穀之氣被鬱不化、而爲寒爲痰也、衛閉則營氣被遏、故苔白而舌尖舌本或反紅甚也、此專論外邪、須解表疎衛、衛氣開、則營氣通、白苔退、而舌本亦不紅矣、若非外邪、但胃中病、其舌本亦如常色不變也、若外邪苔白、而見舌本紅甚、誤認爲火

而投涼瀉則外邪內陷中陽不伸反加煩燥更認爲火其誤不可勝言矣故有煩渴發熱之病而苔白者是寒閉其火也經曰火鬱則發之又曰發表不遺熱故用辛溫升發陽氣陽伸則火散而津液化煩渴卽解也若其白而干者津液已枯雖有表邪不能作汗則於升散藥中須助津液如仲景用桂枝湯啜稀粥之例也其白滑而厚者痰濕壅遏若解表而不開降其痰汗出津泄而中宮仍閉反

加燥渴卽變干白之苔治不如法邪入於裏而化熱舌苔卽黃

一凡苔垢色黃者爲熱黃甚者熱甚也黃滑者濕熱也干燥者邪熱傷津也凡現黃苔浮薄色淡者其熱在肺尚未入胃胃熱則苔厚而色深或苔薄而舌本赤者營熱也其淡而不紅者心脾氣血素虛苔黃亦必不甚此當辨本元之虛實邪氣之重輕而施治法也其有舌本紅紫雜現而色不勻者營

血瘀滯也。苔垢雜色並現，或中有邊無，中無邊有者，胃氣不化也。其黃苔雖甚而胸腹無脹滿，或雖滿悶，按之軟而不痛者，邪尚在經，可用涼解之藥，不可大攻大瀉。若邪淺而攻深，則正傷而邪反內陷，成危證也。故其本元虛實，須視舌本，邪之重輕，當辨苔垢病之淺深，更當按其胸腹，問其飲食二便也。

一凡黑色苔垢，大有虛實寒熱之異，其有黃白苔垢

而食酸味其色卽黑滑者仍是痰濕而無大熱大渴者須用辛溫苦降以通陽祛濁不可因黑而誤認爲火用涼瀉也若非食酸而黑苔薄滑或如敗醬如灰色其舌本淡白或晦不鮮明此陽虛之極寒痰濁穢凝聚中宮須用薑附通陽苦辛開降之法也若其舌本紅赤是邪熱已甚苔黑必燥或起芒刺斷無滑苔胸腹脹滿按之痛者實邪在府急須攻瀉遲則不救若按胸腹並不脹痛則內無實

結而黑苔干燥此水涸也。當大劑涼潤滋陰亦須急救也。其苔垢有青藍雜色如斑如點者此疫厲穢邪舌本不紅而苔滑者爲虛寒舌本赤而干燥者爲實熱實熱者用三承氣法虛寒者諸瀉心湯加附子例皆危證也。其舌本或短或萎而赤色苔厚者爲邪閉色淡白或如熟猪肝者不論有苔無苔皆爲正敗邪閉者急通之或可生正敗者死不可治。

一凡舌光如鏡、毫無苔垢、或有浮垢、刷之卽光者、其色紅活、是胃氣虛熱、色赤者、營中邪熱、皆胃津干涸、必多煩渴、當用涼血滋陰、兼助胃氣、其薄苔可以漸生、若舌本淡白、或如熟猪肝者、此元陽敗、胃無生氣、如不毛之地、故光而無苔、必不能進食也、縱服大劑參附後、不能生苔、而略現白垢、或如浮皮、此殘燈餘焰、必死不可治、倘有薄苔漸生、則漸思食、方爲生機、然百中無一二者、其有舌本全白

如紙毫無紅色、不論有苔無苔、元陽已絕而死、
一凡舌本淡白、爲心脾虛寒、紅赤、爲營中邪熱、此論
其常理也、至其變化、必當與脈證參合、其舌本雖
淡白、而脈神尚好、有邪熱病證者、仍當清其邪熱、
不可過用苦寒削伐、以傷氣血耳、若舌本紅赤者、
有真寒假熱之病、其脈弦大急強、或浮數散大、按
之空虛、或大便不固、小便短少、或口雖干燥、必喜
熱飲、或竟不渴、此爲真臟之脈、腎元不固、虛陽上

泛、或、而、色、亦、現、微、紅、須、用、桂、附、引、火、歸、元、稍、加、黃、連、白、芍、和、陰、以、降、心、火、俟、其、脈、漸、漸、柔、弱、沉、靜、則、舌、亦、不、赤、矣、此、辨、在、幾、微、之、閒、若、誤、作、火、治、而、投、苦、寒、則、更、煩、躁、或、卽、昏、沉、而、死、倘、大、便、燥、結、加、通、潤、之、藥、始、雖、干、燥、後、必、溇、薄、正、因、腎、虧、下、焦、氣、化、失、度、仲、景、名、爲、陰、結、也、余、故、舉、其、大、綱、而、葉、天、士、溫、病、論、辨、舌、驗、病、精、細、詳、明、已、彙、集、後、卷、溫、病、篇、中、學、者、更、當、究、心、也、

診脈綱要

肺主一身之氣、兩手之脈皆肺經之脈也。所以名氣口者、各臟腑之氣皆由以達、肺行於兩手之脈爲氣所行之總口、而肺朝百脈故又名脈口也。經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難經言：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寸終始、一寸九分。蓋關以下皆謂之尺、而脈現一寸爲準。關以上皆謂之寸、而脈現九分爲準。或有一寸不及、卽陰陽偏勝之病。尺爲陰、寸爲陽。故又名

寸口也。內經與傷寒論每於三名中或舉一名卽指兩手之脈也。惟內經分寸關尺部位候五臟一胃之氣而不及他腑以致後人聚訟紛紛或以大小腸診於寸或診於尺卒無定論皆由未明至理故也。夫脈者氣血流行之象察之必本乎陰陽陰陽之道變化無窮而變化之中自有至理存焉要必求其至理所在不可膠執而穿鑿也。經曰太陰行氣於三陰又曰氣口亦太陰也故兩手之脈主五臟之陰又曰陽明

行氣於三陽、喉旁入迎、陽明之脈也、故主六腑之陽、
是臟氣統於肺、腑氣統於胃也、兩手皆肺經之脈、以
其統攝各臟之氣、各臟之氣呈象於脈、故經分部位
以候之、其獨兼一胃者何也、胃爲水穀生氣所由出、
而稱臟腑之海、故兩手脈象和緩者、皆爲胃氣、有胃
氣則生、無胃氣而現真臟之脈、如弦鉤毛、右而無和
緩之象者、死也、以其與脾相合、位居中宮、故診於右
關之前、而脾診於後也、所以不及他腑者、歸於人迎

統攝也。且胃之下小腸、小腸下大腸，其腑氣本來一貫。由是言之，欲察其脈，理必候於人迎。人迎難辨，辨其證可也，不必論其脈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衛爲陽，營爲陰，是兩手之脈爲營陰之氣而出於臟，故可分部候五臟之氣，而腑陽統於人迎，故經文不列餘腑也。若欲於兩手分部，則大小腸當診於寸爲合理，診於尺非理也。何也？肺與大腸爲表裏，心與小腸爲表裏，其氣化相合，經絡相通故也。或者駁曰：腸居下

焦以經絡相通而診於寸然則腎絡通心腎脈亦可
診於寸乎余曰此不明陰陽至理之言也夫陽升陰
降自然之性也陽化氣陰成形聖經之明文也腸爲
腑爲陽形成而居下氣升而現上一定之理也腎爲
臟爲陰正屬相反安可同論脈爲營陰之氣而出於
臟故按部以候臟氣心肺居上而診於寸腎居下而
診於尺也腑合臟之氣化故必隨臟之部位以診也
不獨內經至理如此而難經言一脈有十變假令心

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沉甚者腎邪干心也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腸也五臟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變爲十也此以五臟之脈旣分寸關尺部位而一臟有一臟之脈形如大者左寸心脈之形也大甚則爲心臟自病微大則爲小腸

病其他臟他腑之氣互相干犯爲病者亦如是類推。則是以腑臟之氣同候於一部之脈脈乖甚者爲臟病微乖者爲腑病也由是觀之則大小腸必診於寸更可徵矣歷來以小腸膀胱診於左尺大腸三焦診於右尺者皆爲臆說實非聖經至理也所以然者臟爲陰腑爲陽陰陽互根於太極故二氣流行輪化交互不能析離欲候腑氣必當合臟之部位也故經文已言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膀胱

而胃脈診於右關矣、則大腸必當診於右寸、小腸必當診於左寸、膽當診於左關、膀胱當診於兩尺也、蓋兩尺皆爲腎脈、合於膀胱者也、若夫三焦包羅五臟五腑、周於一身、故其氣之和否、必應於兩手通體之脈、上焦應寸、中焦應關、下焦應尺、而氣之流行、左升右降、如環無端、陽升極則氣旺、故左寸之脈大於右寸也、陰降極則氣盛、故右尺之脈大於左尺也、如升降不利、或有偏傾、卽三焦之氣不調也、此以脈象之

陰陽升降以候三焦之氣方爲聖經至理也或曰薛
立齋治案言患腸癰者診其尺脈滑大此說何如余
曰此有形腸癰壅其下焦之氣現於尺部正爲三焦
之脈氣非腸之脈氣也若腸則形成於下氣升現上
其現於右寸爲大腸現於左寸爲小腸一定之理也
卽如內經言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
心疝少腹當有形心爲牡臟小腸爲之使故少腹有
形也此非形成於下氣升現上之明證乎病在腸而

名心疝豈非表腑。臟合同氣化之理乎。奈何歷來竝
不究心聖經至理。而以臆見紛爭無定論也。又如心
包者。護心之膜也。其脈氣卽心氣也。經言左寸之前
以候心。後以候臚中。臚中者。非指心包也。是心藏包
內。而居於臚中也。何也。經旨以肺主氣。胸爲氣海。故
言右寸之前以候肺。後以候胸中。而心主血。臚中者。
正與胸中相對待也。是胸中主衛。臚中主營耳。靈樞
經脈篇言三焦經脈布臚中。散絡心包。可見心包右

於臚中也。海論篇又言：臚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
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由是觀之，臚中與胸中同。
稱氣海而有營衛之分。蓋營亦有氣，血中之氣也。衛
亦有血，氣中之血也。氣血陰陽互相爲根，故也。方知
向來相傳以臚中卽是心包之別名者，皆臆說也。三
焦包臟腑之外，而心包外護於心，故部位相近，經絡
相通，合爲一陰一陽之表裏，連五臟五腑，其成十二
經，是故臟腑相合，經絡相通，皆出陰陽氣化自然之

理豈臆說所可憑哉。或曰：經言左寸之前以候心，後以候膻中。今子云膻中非是心包，然則心包之脈候於何處？余曰：子何固哉！夫心藏包內而居膻中者，淺深之層次也。前以候心，後以候膻中者，上下之部位也。淺深者，脈氣之出入也；上下者，脈氣之升降也。明乎此，則脈象自當意會，安可穿鑿劃分界限乎？若論其理，心脈之氣卽心包之氣也，何也？靈樞邪客篇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者，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

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
邪勿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
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
脈也故獨無腧也觀此言包絡爲心主之脈則其氣
卽心氣足可徵矣左寸之前以候心者卽此脈也豈
不確然哉經文有時單舉臚中有時單舉包絡正是
互舉以明包絡居於臚中之意後人粗疎而不體究
反謂臚中卽是包絡而失要義竟不思經言三焦經

脈布臚中散絡心包布者分布其處絡者互相維繫
則包絡居於臚中不更顯然可見乎蓋心臟如人包
絡如人穿之衣臚中如人居之屋三焦經脈分布屋
中而散絡於衣上也夫肺居胸中心居臚中同在上
焦如一屋而隔分內外開內外又互相通貫故經脈
表裏互相維繫而海論稱臚中亦爲氣海義更昭然
豈可謂臚中卽是心包乎臚中主營故爲內胸中主
衛故爲外蓋衛氣起於下焦營氣起於中焦皆自下

而升至上焦，則衛氣由胸而達肌膚，營氣由臍而走經脈。故有內外之分，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故脈爲營陰之氣，而出於臟，可分部以候臟氣。腑陽之氣，由胸出衛而行脈外，以其一腑必有一臟之氣化相合，故欲候腑氣，必隨臟之部位，而內經難經皆已詳明其理也。素問靈蘭秘典曰：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李士材解

尺外者尺脈前半部也尺裏者尺脈後半部也裏以候腹者凡大小腸膀胱命門皆在其中矣於是謂二腸之脈必當診於尺也薛生白醫經原旨亦照此解自滑伯仁以後諸家凡言二腸之脈診於尺者皆同此意遂以脈訣之言診於寸者爲叛經而斥爲僞訣嗚呼竟不自知叛經之甚也今且請問二腸固居腹中隸於下焦者也然其氣將出於腸外面鼓於腹耶抑由腸中升降者耶若出腸外面鼓於腹則腸中

無升降之氣、何以傳化水穀乎、若其傳化、必由腸中升降之氣、則其氣必由經脈升於上焦、與心肺爲表裏而相合者也、是故小腸之能化物者、心火之力也、故稱爲火府、所以經言心脈急甚名心疝、小腸爲之使、少腹有形也、又曰、肺脈沉搏爲肺疝、則肺疝爲大腸之病可知、而大腸之傳道變化、必賴於肺氣、又可例見矣、由是觀之、欲候二腸之氣者、當合心肺部位而診於寸爲準耶、抑候於腹中而診於尺爲準耶、雖

愚夫愚婦亦可了然明白矣。且如營行脈中，脈中之氣，卽經氣也。十二經氣流行，始於肺，由肺到大腸，大腸到胃，胃到脾，脾到心，心到小腸，小腸到膀胱，膀胱到腎，腎到心包，心包到三焦，三焦到胆，胆到肝，肝復到肺，如是周流循環無閒。然則大腸經脈之氣到胃而止，且不到下焦，而診脈者反欲於下焦尺部以候其氣，於理通乎否乎？獨怪夫言二腸之脈診於尺者，數百年來，皆稱名醫者也。旣不究內經難經之的旨，

而似此淺顯易見之理，猶不明，反謂脈訣之言診於寸者爲叛經，而不自知叛經之甚，何以稱名醫乎？豈不可笑哉？或曰：十二經脈流行，自胃到脾，脾到心，心到小腸，則是從陽到陰，從陰到陽者，而太陰陽明論言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與十二經氣流行不合，何也？余曰：人身有營衛經絡腑臟之淺深層次，而氣血周流，四通八達，故各分次序者也。自胃到脾，自脾到心，單言十二經中之氣流行也。十二經

有十二絡、惟脾胃居中、統領一身陰陽之氣、故本絡之外、各有一大絡、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其形如網、絡於周身、故名大包也、太陰陽明論、專論脾胃之氣、以其統領一身之陰陽、故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皆由絡中貫注流行、自然與十二經氣流行次序不同、蓋表裏經絡、四通八達故也、余見有味者、不明此理、謂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與十二經氣流行次序不合、疑是

後人僞造而非經文於是刪去此真愚而好自用者也故醫門亂道之書最多迷誤後學之害何可勝道哉且夫脈者陰陽二氣流行之象也故其氣之升爲陽降爲陰出爲陽入爲陰也腑爲陽脈氣之陽卽腑氣也臟爲陰脈氣之陰卽臟氣也然陰中有陽故陽氣由臟而出也陽中有陰故腸腑由陰成形也此陰陽之不能析離者以其互相爲根而發源於太極故也由是言之陰有一定之部位以其成形也陽有無

窮之變化、以其流行也、此皆不易之理也、或曰、陽自左升、陰自右降、然則左脈之氣有升無降、右脈之氣有降無升乎、余曰、不然、正爲陰陽之道、變化無窮、故當求其至理、而不可執也、以左右分陰陽、則陽自左升、陰自右降、以上下分陰陽、則陽升於北而旺於南、陰降於南而旺於北也、蓋陰陽互根於太極、而太極之體圓也、故氣之流行也、升降之中、有轉旋轉旋之中、有升降、以凝合乎圓體也、以其互相爲根、故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二氣互旋、則升中有降、降中有升、陽
升左旋而旺於南、故左寸浮大者、陽氣升極之象也。
右寸浮短濇者、陽氣初降變陰之象也。陰降右旋而
旺於北、故右尺沉實者、陰盛陽伏之象也。陰極則生
陽、故左尺柔滑者、陽動將升之象也。陽中有陰、故左
亦有降、不及升氣之旺耳。陰中有陽、故右亦有升、不
及降氣之多也。此水火木金之氣、周流於南北東西、
由中土爲機樞、故脾臟獨主轉運、而清升濁降、胃爲

大路出入迴旋營衛經絡爲小徑也。故脾胃統領陰陽爲一身之機樞。則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也。蓋人爲一小天地、陰陽之氣升降於地中、轉旋於地外、故人身升降之氣由脾胃而轉旋於營衛經絡也。太極一動一靜、卽陰陽一闢一闔、一闢一闔、卽人身一呼一吸也。故氣隨呼吸流行而現象於脈、必有升降出入也。氣升自尺而上於寸、氣降自寸而下於尺、氣出自沉而浮、氣入自浮而沉、此兩手之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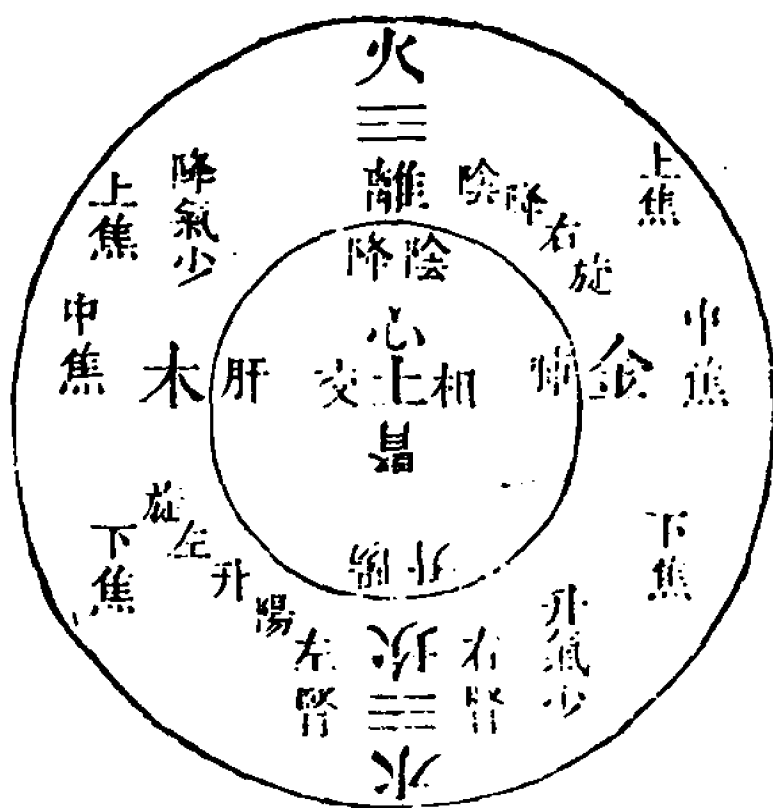
皆然也。則其升中有降、降中有升、從可知矣。而升降出入、必由三焦。故三焦稱元氣之別使、而當診於寸關尺、通體之脈象也。故脈之動也、應呼吸之數、仲景言呼吸爲脈之頭者是也。明乎此、方可論診脈之法。庶幾合乎聖經之理也。蓋呼吸卽陰陽之氣、生於命蒂、卽太極也。藏於五臟、流行於六腑、經脈升降出入、循環不已者也。故經曰：臟者藏精氣而不寫、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是腑之所以傳化者、由臟氣鼓運也。則

肝○中○之○氣○原○出○於○臟○由○經○脈○而○達○於○腑○是○故○五○臟○合○
五○腑○之○氣○化○不○獨○肺○與○大○腸○心○與○小○腸○爲○然○也○臟○腑○
合○同○一○氣○故○難○經○以○臟○腑○同○候○於○一○部○之○脈○其○脈○氣○
乖○甚○者○爲○臟○病○微○乖○者○爲○腑○病○而○內○經○以○心○脈○急○甚○
者○名○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主○二○腸○之○病○此○內○經○難○
經○之○言○若○合○符○節○而○義○理○昭○然○可○爲○萬○世○之○定○論○也○
更○何○疑○哉○今○繪○圖○於○後○以○明○其○理○而○脈○象○亦○可○於○此○
推○測○矣○

又按李士材診家正眼、每脈分寸關尺主病、有云、寸遲上寒、關遲中寒、尺遲火衰、吳門唐立三言、三部之脈、數則俱數、遲則俱遲、如何提出一部之獨遲、獨數、爲主病乎、此亦景岳所謂敷衍其說也、諸如此類、勿爲所惑、余觀仲景言、寒傷營病、尺中遲者、不可發汗、內經脈分九候部位、每部有獨小、獨大、獨疾、獨遲等象、名七診、不止遲數兩端而已、九候者、頭、足、手、各分天地人、手之天地人三候、亦卽寸關尺之義也、要知

寸關尺脈氣原非阻隔而氣血有病病在何處必現於何部之脈一定之理也故曰脈者氣血之先形也其獨現一部遲者有竭歷不前之狀謂之遲耳善診者自見其形象也若以士材之言爲非豈內經仲景亦可非乎學者當求脈神之理悟理指下可明讀古書勿以辭害意也

陰陽迴旋升降圖



圖說

心腎相交之處卽是太極人身命蒂所在也。道家名爲元關。中土其外護故爲太極之廓也。神氣凝合於中。返本還元則成仙胎。蓋離中一陰爲神明之宅。坎中一陽爲生氣之根。陰陽合璧卽歸太極之體而復其性。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者復其性也。自陰陽流行化生萬物以成形質。如材之成器。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也。肝大近於

腎以其氣升、故居於東、肺金近於心、以其氣降、故居於西、脾胃居中、胃陽居前、脾陰居後、陽氣從右者、由脾而升、陰氣從右者、由胃而降、故脾胃之脈、診於右關也、所稱相火者、卽坎中陽氣、由肝胆而升、行於三焦者也、陽自左旋而旺於南、故左寸大於右寸者、陽升極而浮洪也、陰自右旋而旺於北、故右尺大於左尺者、陰氣盛而陽藏於內也、右尺之內陽外陰、正與左寸之內陰外陽相配、左尺陽初升、正與右寸之初

降相配也。女人之氣從右旋，故其脈宜右旺。尺旺與男子相反。此圖專明男脈也。難經言左爲腎，右爲命門。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蓋先天轉爲後天，乾變成離，一陽落於坎中，爲生氣之根，升發於左腎，自東而至南，由西而至北，歸藏於右腎，故右腎居西北，是先天乾陽之所在。要如門戶之閉密，則生命保固。故稱命門。內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卽此理也。以其爲生命之根，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歷來相傳。

以左腎爲水、右腎爲火、皆是臆說、而非聖經至理也、夫言陰平者、坎卦之二陰也、陽秘者、坎中之一陽也、若云外水內火、則可、安可以左爲水、右爲火哉、火藏水中、火妄動、則水耗、故必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

昨與先生論診脈部位、余主三焦分隸寸關尺之說、先生欣然以爲知言、因出示所著診脈綱要、受而讀之、真能耽味聖經、獨得理解、其見地明澈、左右逢源、不爲向來注家所障、非特求之茲世、希觀

其人不佞向於大小腸診於尺部之說不能無疑
亦嘗究於靈素之論經絡表裏難經之論一脈十
變思有以辨之而未能也及觀先生形成枯下氣
升現上之解渙然冰釋以爲得未曾有洵足輔翼
經文是正諸子也

冀子弟陳祖望拜識

人迎寸口辨

自古相傳、以左手關前之脈爲人迎、右手關前之脈爲寸口、居然註於經文之下、習焉不察、顯然悖於經義者、亦忽而不審、豈不可怪哉、卽如心肝腎之脈、皆診於左手者也、靈樞經脈篇、叙十二經脈流行次序、以及病狀虛實、其言心肝腎三經之氣盛者、皆云寸口大於人迎、虛者、寸口小於人迎、如果以左手脈爲人迎、焉有經氣盛而脈反小於寸口、經氣虛而脈反

大於寸口之理。豈非顯悖經義者乎。靈樞寒熱病篇
曰。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嬰
筋之後。手陽明也。此言手足陽明之經脈。皆行於頸
之兩側。而足陽明胃經之脈。名人迎者。在前結喉之
兩旁。應手而動者是也。素問經脈別論曰。食氣入胃。
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
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膚。膚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
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此言兩手寸

關尺之脈皆肺經之脈也。良以肺爲華蓋故朝百脈。凡穀所化精微之氣先淫於脈淫猶浸也由脈流經而外輸於皮毛毛脈合精氣而內行於腑腑之精氣合臟之神明而留藏於心肝脾腎四臟故曰臟者藏精氣而不寫是由神明攝持精氣者也。神明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也。原其氣生於胃之穀食皆歸肺臟之權衡權衡平準分布表裏而流於兩手之脈故此脈爲周身經氣之總口而成寸關

尺之部位死生可由此而決斷故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因有寸關尺之分故名寸口其爲各經氣流行之總口故又名氣口也素問五臟別論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臟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臟六腑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此言氣口雖爲手太陰肺經之脈所以獨爲五臟主者以其五味所化精微之氣各隨五味五行之性以充養五

臟其氣味實由胃中生化而出、及其流行變化、皆現
形象於氣口之脈、而死生可由決、故氣口獨爲五臟
主也、爲因各臟腑之氣、既從本經流行、又必經由肺
經兩手之脈、以現其形者、蓋以肺爲華蓋、朝百脈、故
也、爲華蓋而朝百脈、所以統主五臟之陰、故十二經
篇凡言陰經氣盛者、則曰寸口大於人迎、虛則反小
也、胃爲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所以統主六腑之陽、
故十二經篇凡言陽經氣盛者、則曰人迎大於寸口。

虛則反小也。靈樞動輸篇。帝曰。足之陽明。因何而動。
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沖頭者。循咽上走
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顙。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
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此言胃中水穀
所化精微之氣。入營而上注於肺。流行於兩手之脈。
候於右手關前者也。其慄悍之氣。直上沖頭者。循咽
而上走空竅。由眼系入腦。出顙。循咽下行。合陽明之
經。下頰而入人迎之脈。此胃中悍氣別走一路而成。

人迎之動脈也、以其爲陽悍之氣、故其動脈比寸口
浮盛也、經義如是明顯、陰陽之理確然不移、又何所
見、而以左手關前爲人迎、右手關前爲寸口乎、此誠
不可解也、夫兩手寸口之脈、爲營陰之氣、喉旁人迎
之脈、爲腑陽之氣、故凡無病之人、人迎之脈、原比寸
口粗大、經言陰盛者、寸口脈大於人迎、虛則反小、陽
盛者、人迎脈大於寸口、虛則反小、此言人迎是胃之
本脈、統主六腑之陽、寸口是肺之本脈、統主五臟之

陰、教人辨陰陽虛實之法、要以無病之本脈爲準、竝
非以寸口人迎兩脈比較大小、而讀者勿以辭害意
也、假如無病之本脈、寸口大一分、人迎大二分、此本
來之脈形如是、而非病也、若診病時、人迎之脈照常
大二分、寸口之脈本大一分者、今大有二分、是謂寸
口倍大於人迎、知其邪盛在陰也、其虛者、細小不及
一分之本脈、是謂反小於人迎也、若人迎之脈本大
二分者、今大至四分、其寸口仍照本脈大一分、是謂

人迎倍大於寸口、知其邪盛在陽也、其虛者細小不
及二分之本脈、是謂反小於寸口也、故經教人先識
本脈、而後方能辨其病脈、如弦鈎毛石而兼和緩者、
爲各臟無病之本脈、若無和緩之象、而弦鈎毛石有
太過不及、卽知其病在何臟、如弦太過爲肝邪有餘、
不及爲肝虛之類也、故凡讀經、必須悟其義理、切勿
死於句下、死於句下、則錯解義理、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也、

少陽三焦膀胱辨

靈樞本輸篇曰。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此節經義。已於前集類編臟腑門本文之下註明。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句。舊註解作三焦屬右

腎、膀胱屬左腎、膀胱三焦、亦可名臟、皆屬於腎、故將
兩藏云云、夫經言腎上連肺、故將兩藏、根少陽屬腎
一句、則明言少陽將肺、腎兩藏、乃解作腎將三焦、膀
胱兩府、請問腎上連肺一句、作何著落、此固謬矣、如
果三焦屬右腎、則經下文云、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
出焉、屬膀胱、又作何解釋、且明言三焦是孤府、無藏
可配、今屬之右腎、豈非臆見乎、其言少陽屬腎者、胆
亦名少陽、何可鑿指三焦乎、既已明言少陽將肺、腎

兩藏若以少陽作三焦莫非既屬右腎又屬於肺又屬膀胱乎既屬兩藏一府又言三焦是孤府何也反複推敲實無義理可通矣良以經旨淵妙故從來未有得其確解者蓋人生天地之中稟太極陰陽之體用當二五構精初成太極之象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故陰陽互相生化至十月滿足而臟腑形軀全具以成義聖先天八卦之象乾南坤北蓋以此時九竅未開命蒂闔闢之氣出臍帶

通連母之呼吸以納天地之氣也。忽而機動翻身破
胞而出。九竅俱開。膺門卽閉。遂由口鼻呼吸以貫天
地之氣。此時轉爲文王後天八卦。乾變成離。三而象
心。坤變成坎。三而象腎。故坎中一陽爲生氣之根。離
中一陰爲神明之宅。陰陽互根於太極。而神明主乎
其中。以成人。故爲一小天地也。夫陰陽之氣始生名
少。既旺名太。太少兩陽合明名陽明。陽明者陽極也。
陽極則陰生。是太極動極而靜也。太少兩陰交盡名

厥陰、厥陰者、陰極也。陰極則陽生。是太極靜極而動也。此以生化流行而分三陰三陽之次序者。天地之氣如是。人身之氣亦然。而爲天人合一之理也。人身始生之陽氣。卽坎中之一奇。而出於腎。故曰少陽屬腎。其不言出於腎而言屬者。以氣之流行周徧而仍歸藏於腎。藏於斯。出於斯。謂之屬也。腎脈上連於肺。故云少陽將肺。腎兩臟將者。以少陽一氣率領肺腎兩臟如將之領兵也。卽如腎氣不能歸元者。必喘促。

不能臥則腎病必連於肺足可徵矣尤可見少陽將
肺腎兩臟故腎氣病而肺氣喘也由是觀之則余之
所解爲不易之至理也又有解少陽爲三焦相火者
亦似是而非何也經言少陽屬腎者教人明其氣之
根源也若論其流由肝胆而升行於三焦者名相火
故肝臟稱少陽胆經稱少陽正明其氣由臟而出於
經則其言少陽屬腎者專指氣之根源解作三焦相
火不合經旨也然則歷來註解何以迷誤如是耶

見後卷本藏篇云。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遂謂三焦屬右腎。膀胱屬左腎。卽將此篇少陽二字認作三焦。經言少陽一氣將兩臟者。解作腎臟將三焦膀胱兩腑。竟置腎上連肺一句於不問。而兩處經義俱錯解矣。殊不知彼言腎合三焦膀胱者。明其互相關涉。合同氣化。亦非以三焦屬腎也。如果屬腎。此處何以言三焦是孤府。無藏可配。豈經語自相矛盾乎。於此亦可省悟其理矣。夫臟腑之相配。

者非其部位相對卽經絡相連也。膀胱在前、腎在後、經絡相連、故爲表裏也。三焦經絡與手厥陰相連也、其部位周於一身上下、故無臟可配、而稱孤府也。何所取義而隸之於右腎乎、則亦可笑之甚矣。心肺在上、脾胃在中、腎與膀胱在下、雖分三焦而實一氣相貫。經文獨言腎合三焦膀胱者、何也、蓋心肺脾胃之病治心肺脾胃可也、而胃居中宮爲五臟六腑之海、以其生化氣血、滋養各臟腑者也、所以生化氣血者、

必須出陳入新、腎者胃之關也、關不通、則不能出陳、
陳不出、則新不能入矣、何由生化氣血乎、腎閉竅於
二陰、故二便爲腎之門戶、又必賴下焦氣化宣暢、則
二便方調、故曰氣化則能出矣、或腎氣虛而膀胱寒、
則下焦不能收攝而二便不禁、或腎水虧而膀胱熱、
則下焦氣化不宣而二便閉結、下焦病則三焦俱病、
是腎與膀胱三焦合同氣化而爲胃之關鑰者、氣化
乖、則關不利、關不利、則不能出陳入新、而胃無氣血

生○化○則○五○臟○六○腑○皆○失○其○養○所○以○腎○臟○功○用○之○不○同○
心○肝○脾○肺○而○經○特○爲○標○出○要○人○明○其○所○以○然○之○理○也○
若○明○此○理○則○凡○二○便○不○調○傳○化○失○度○者○必○不○妄○用○通○
瀉○之○藥○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治○之○也○嗚○呼○可○見○聖○
人○之○意○深○矣○三○焦○出○水○道○水○必○由○膀○胱○而○泄○故○曰○屬○
膀○胱○也○若○膀○胱○失○職○水○壅○三○焦○而○成○脹○病○急○發○其○汗○
從○腠○理○毛○竅○而○泄○之○蓋○膀○胱○足○太○陽○經○主○一○身○之○表○
而○合○皮○毛○毛○竅○開○而○水○從○經○泄○則○腑○氣○亦○可○因○之○以○

通是故三焦膀胱受困者、以腠理毛竅爲救應之兵、故又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也、由是足徵本藏篇原非以三焦部位屬腎、其言合者、合同氣化也、則與此處經文、各有妙理、迥乎不同、豈可憑臆混解、使兩處經旨俱失、以誤後學哉、凡臟腑經絡營衛氣血脈之九端、各有功用不同、其現病各異、故當分別清楚、則隨證辨治、方可無誤、今經指少陽生氣根於腎臟、不可與經腑牽混強解也、卽如本篇上文云、三

焦下俞在於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腦中外廉。
名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
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此言經氣流行貫注。必由
穴出入。而穴有原井榮俞瀽合六者之分。其三焦經
俞穴。名委陽者。卽太陽之絡。爲手少陽之經。以其行
於足少陽之後。故爲足少陽太陽之所將。又爲太陽
經之支別也。此之將字。與彼之將字。則同。彼言少陽
之氣。此言少陽之經。則不同也。以少陽之氣。而解作

三焦之腑更如風馬牛不相及矣且觀經文極有層次先由上焦心肺中焦肝脾說到下焦腎合膀胱用一也字頓住特標少陽生氣根於腎腎上連肺故少陽將肺腎兩臟作一結見得肺之所以主一身之氣者卽是從腎所出之少陽生氣也是故肺之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以及各腑之傳化津液之分布經脈之周流支節之運動無非由此少陽之生氣發機而肺腎兩臟如蓋如底故少陽將肺腎兩臟則其餘三臟

五腑俱在其中、惟三焦獨在底、蓋之外包羅五臟五腑、故又另標三焦之腑、是出水道由膀胱而泄、故曰屬膀胱、猶上司之行於下屬也、是膀胱一腑、既與腎爲表裏、又爲三焦所屬、故本藏篇特標腎合三焦膀胱之氣化、而與他臟有不同也、生氣出於腎、而言少陽屬腎者、猶下屬達於上司也、雖同一屬字、而各有取義、又如此、三焦稱孤腑者、以其最大最尊、如孤家寡人之謂、非但無臟可配、亦非他腑所可並、而五臟

五腑俱包容在內、豈非最大最尊乎、乃曰、是六腑之
所與合者如此一句總結了無剩義、使人照見內景、
洞若觀火矣、嗚呼、如此妙文妙理、而註家盡行錯解、
使後學轉輾迷誤、不知三焦包羅五臟五腑、正如天
之包地、反在右腎半臟之地尋覓、何異掘地覓天、豈
不迷誤之甚哉、以其如天之包地、故其氣化如天氣
轉旋、凡周身表裏上下陰陽升降氣血流行、莫不由
三焦輪轉、而其功用已詳前集營衛經絡門中、至於

難經言手心主三焦皆有名無形者以包絡爲心臟之膜三焦爲臟腑之廓非同各臟腑之成一物之形以其爲膜爲廓而皆有經絡流注與心包相通故合爲表裏也若夫膀胱一腑止有下口而無上口者近時吳醫彙講獨言交腸之病小便出糞其糞由腸流入膀胱則膀胱必有上口云云余考靈樞營衛生會篇曰水穀者常并居胃中成糲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

此言糟粕下於大腸、由氣火蒸化滲出腸外之水液、
流至下焦、濟泌別汁、其清者、隨氣輪布、穢者滲入膀
胱、故膀胱名津液之腑也、他處經文論膀胱、亦云滲
入、則其必無上口可知、不獨驗之豕畜及相傳之言、
皆無上口也、若以交腸之病、小便出糞、卽謂其糞由
膀胱中來者、請問交妬所泄之精、莫非亦從膀胱中
來乎、可見彙講不究經理、不明內景之臆說也、蓋大
便肛門以內爲直腸、直腸上爲大腸、大腸盤曲而上

接小腸不通別處五臟五腑之外皆三焦之地三焦之腑止有氣水故稱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小便者三焦之總門也門內卽是下焦之地而有膀胱之下口在焉有腎臟之精竅在焉膀胱之溺腎臟之精皆借下焦之總門而出者也小便之約束啟閉全在下焦氣化所司者也故曰氣化則能出矣其氣卽腎臟陰陽之氣也故凡小便之病或由膀胱或由三焦或由腎臟三者之因不同必當審察而治則本藏篇所云

腎合三焦膀胱氣化之理益可見矣。若交腸之病。因大小腸交接處損傷。其糞漏出。雜氣水流於下焦。由小便總門而出。故病名交腸。與膀胱不相涉也。豈可謂膀胱有上口哉。

四明桂馨香谿曰。內經奧旨難解處甚多。以吳門薛生白之卓識。猶沿襲舊解。而曰少陽者三焦也。亦謂三焦屬腎。況其下者乎。此篇直溯賦形之始。揭其至理源頭。反復辨證。洋洋三千言。妙義層翻。

無微不抉瞭如指掌破千古之迷城爲萬世之定
論非眼光照徹大千曷克臻此得非醫門之傑乎
故其前集靈素類編辨正舊註之失者不一而足
此則其尤者也

陰陽表裏辨

或曰、陰極則陽生、故厥陰與少陽爲表裏、陽明者、陽極也、陽極則陰生、應與少陰爲表裏、乃與太陰爲表裏、何也、余曰、陰陽之道、變化無窮、而其取義各有專主、分表裏者、專主臟腑氣化相合、經絡相通、以臟爲陰、爲裏、腑爲陽、爲表、相配耦、如田野之有溝澮、界址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者、論陰陽之氣生化流行、而分次序、如水之行於田野、則其水勢與溝澮各有次

序自不能相同也。若十二經以經絡相貫爲次序，故又有不同。再如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曰：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陰中之太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此與上之三項取義又有不同。蓋五臟具五行之性，五行各具陰陽，以明生旺升降之理也。是故陰陽之道，隨地變化，豈可執一而論哉？夫升降之氣，直直者

如經流行之氣橫橫者如緯經緯原出一本所以交互運行故天氣升降於地中而又轉旋於地外無非陰陽五行生化之理也五行各具陰陽故天干有十經緯交互運行故有變化而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互生互化所以無休息無窮盡也人身一小天地也南爲陽心也北爲陰腎也東爲陽肝也西爲陰肺也腎水旺於北故爲陰中之太陰陰旺生陽陽生則升於東以其始生故肝爲

陰中之少陽也。心火旺於南，故爲陽中之太陽。陽旺生陰，陰生則降於西，以其始生，故肺爲陽中之少陰也。土居中宮，統領陰陽，胃爲戊土爲陽，脾爲己土爲陰，故脾爲陰中之太陰，則胃亦可名陽中之太陽矣。何也？以其統領陰陽，脾位於北，胃位於南也。脾陽上升者，陽根於陰也；胃陰下降者，陰根於陽也。陰陽升降而氣血生化，故太陰陽明論曰：脾胃，土之精也。法天地而生萬物，故上下至頭足，此言脾胃之氣上至

頭下至足無處不到則其爲統領一身之陰陽可見矣夫陰陽互根於太極而升降於中轉旋於外循環往復變化無盡故取義各有不同或以臟腑分陰陽或以氣血分陰陽或以營衛分陰陽或以經絡分陰陽或以表裏分陰陽或以四方分陰陽或以上下分陰陽又要分其氣之升降與流行之不同是故千變萬化微妙無窮如不明此理則必拘執不通錯解經義害難勝道矣卽如所云少陽屬腎者卽是肝木少

陽根於腎水太陰之義專指其氣也不明此義遂錯解矣故靈樞陰陽繫日月篇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由是觀之陰陽變化之道非可拘於一端也或曰觀子各篇辨論闡發經義反復詳明雖古名醫不能過也然子之名不著於時見子治病未能卽愈得非如跛腳法師之能說不能行乎余曰然也豈不見秀才家操筆成文經綸滿紙及至登第從政臨民往往手足無所

措余亦如是也。故諺有之曰：讀醫書三年，覺無病不可治；及治病三年，無一病可治。誠哉是言也。可知明道猶易，操術爲難也。雖然，有明其道而不能精其術者，未有不明其道而能精其術者也。未讀醫書三年而稱醫家者，有之；未有不明醫理而能愈人之病者，也是故君子不以人廢言。苟言之能明其道，則存其言，不必論其人也。若言之悖於道，其如人何哉？

醫本於易論

余初集六氣論中，有土本先天太極之廓一句，疑惑者甚衆，因又作太極發揮，衆疑始息，刊布問世，已經六年，今忽有人，曾不細心參悟，輒憑臆見，摭拾陳言，意圖辯駁爭勝，故不得不再爲詳論，庶後學勿爲所惑，在明眼觀之，不免蛇足太多之誚，誠恐聖道不明，殃害無盡，以故不忍緘默也。

原夫易者，交易變易，不易三義也，交易變易，以表事

物之變化而變化之中自有不易之理存焉然師於
易者各有所宗儒者宗理醫者宗氣術者宗數同本
一體而用則各異故立言垂法迥乎不同必知其用
之異方明其體之同明體方能達用不明乎此而談
道失之遠矣所謂氣者萬物生化之源也萬物生成
總由太極之一動一靜必連動靜五次其氣逆旋返
本結成一物而太極卽寓乎中而又動靜生化故物
之小者漸大及其氣衰而盡則物壞而形質消化仍

歸大治之氣、其氣流行變化、則又生成一物、是故循環不息也、聖人畫卦示象、文言表理、觀理氣之消長、驗事物之榮枯、而歷數之終始、卽在其中、是故易之爲道、大無不包、細無不貫、賢智得見其端、非聖不能洞曉也、况愚昧之人哉、自太極初動生陽、其象爲乾之初九、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及其動極則陽老、其象爲乾之上九、故九爲老陽、其數奇、一其序、一乾爲天、故名天一、太極動極則靜、而老陽生少陰、其象

爲坤之初六、以其由天一而生、故曰天一生水、是水
爲五行之祖、而萬物由五行生成、故曰至哉坤元、萬
物資生、及其靜極則陰老、其象爲坤之上六、生者始
於一、成者始於六、故六爲老陰、以其爲萬物之母也、
其數耦、一其序二、坤爲地、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此時坤三變成坎、三耦陰奇、陽陽火陰水、太極靜極
又動、則老陰生少陽、坤中火發、故曰地二生火、及其
動極則火老、故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以其由坤而

生、故七爲少陽。此時乾三變成離。三太極動極又靜、則陽又生陰。故曰天三生木。此時乾變成巽。三及其靜極、則木老。故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以其由離而生。故八爲少陰。此時坤變成震。三太極靜極又動、則陰又生陽。故曰地四生金。此時坤變成兌。三及其動極、則金老。故曰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此時乾復其體。三太極動極又靜、則陽又生陰。故曰天五生土。此時乾變成艮。三及其靜極、則土老。故曰天五生土。地十

成之。此時坤復其體三，而五行之氣皆已成質。蓋太極動靜之初是氣，動靜之極成質。闢則氣生，闔則成質。陰陽皆有闔闢，方能互相生化也。如太極初動生陽，則陽闔而氣生，及其動極，則陽闔成質，動極而靜，則陰闢而氣生，及其靜極，則陰闔成質。是故陽闔成質而爲乾，名天一；陽闔後，則陰闔而氣生，名天一生水，及其靜極，而陰闔成質爲坤，名地二。然此言陰陽相生之次序，而名天一地二也。若乾坤兩卦表太極

初判陰陽之氣、及至成質、其卦卽變、故乾中水氣到、坤而成質、坤變成坎、三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坤中火氣到、乾而成質、乾變成離、三故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此乾坤交而變坎離、是陰陽氣交而成水火之質也、水火之寒熱、卽陰陽之氣也、其氣相交、故水可令熱、其質相格、故火遇水、卽滅也、乾坤由太極而生、故名先天八卦、而乾坤居正位也、及陰陽交而成水火、水火由乾坤而生、故名後天八卦、而坎離

居正位也。如君傳位於太子，而老君退居別宮也。故五行惟水火爲陰陽之正脈，其氣全，其質全，而人物艸木，莫不賴水火以生養也。故坎離兩卦，止名水火，而無別名，以其氣質完全也。其木、金、土、氣質各異，故卦有別名，以表其義。如乾爲天，表其氣也；乾爲金，表其質也；坤爲地，表其氣也；坤爲土，表其質也；巽爲木，表其氣也；巽爲風，表其質也；震爲雷，表其氣也；震爲木，表其質也；兌爲金，表其氣也；兌爲澤，表其質也；艮

爲土、表其氣也、艮爲山、表其質也、是故天三生木、木氣生、則乾變成巽、三到坤而成質、坤變成震、三故曰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金氣生、則坤變成兌、三到乾而成質、乾復其體、三故曰天九成之、而陽數止於九爲奇也、天五生土、土氣生、則乾變成艮、三到坤而成質、坤復其體、三故曰地十成之、而陰數止於十爲耦也、陽數終成於九、故乾爲陽父、而九爲老陽、陰數始成於六、故坤爲陰母、而六爲老陰、是故陽卦用九、陰

卦用六者取其老而能變變則生少也以其變化相生而有交易變易之不同如乾坤交而成坎離以中爻互易名交易故其氣全質全而內經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水火爲陰陽之正脈也其餘諸卦皆各自變化名變易故其氣質有異也此由太極動靜生陰陽陰陽闢闢生八卦八卦變化成五行生數盡於五成數盡於十則太極流露之氣已極也五行之氣始於乾而成於坤五行成質又終於坤生成之數極

而太極之氣逆旋返本，故坤土由始而終成一總包，結爲一物。而太極寓乎其中，故土爲先天太極之廓也。萬物由五行而生，五行氣質生成，始終於坤，故土又爲後天萬物之母也。所以土居五行之中，金木水火皆稟氣於土，生物成物，而坤土一以貫之，不能分析，而先天轉爲後天，非兩體也。余初集太極發揮中言理氣有迴環，生成有順逆，已和盤托出矣。或曰：子觀卦象而知太極之氣逆旋返本，結成一物乎？余曰：

何必論卦、若非逆旋返本、則太極流露之氣、何所底止、焉能成物、以生數盡於五、成數盡於十、氣數極、則返本、此爲不易之理也、以其流露之氣、有大小厚薄、清濁之殊、故萬物之形質各異也、是故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以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表始終之數也、太極動靜不已、故氣數終而復始、周流不息、其言震爲長男、坎爲中男、艮爲少男、巽爲長女、離爲中女、兌爲少女者、表八卦由乾坤兩卦生

化而乾坤爲六十四卦之父母也。卦之三爻表三才之象也。積陽爲天名重陽，積陰爲地名重陰。重陰必陽，重陽必陰。言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也。是故天有陰陽，日月也；地有陰陽，水火也；人有陰陽，男女血氣也。所以卦必疊而爲六爻也。陽爻三，陰爻三，故內經分三陰三陽，以表陰陽開闔生化之氣也。一闔一闔始必有樞，其氣始生爲樞，故內經以少陰少陽爲樞，其氣既旺爲闢，故以太陰太陽爲開，開卽闢也。其氣旺

極將變爲闔，故以陽明厥陰爲闔。以太少二陽合明名陽明，太少二陰交盡名厥陰，皆表氣極將變，變則陽生陰，陰生陽也。此內經明天人合一之理也。是故氣之周流生化不息，自復而至乾，陽升陰降也；陽升極則降，而乾變成姤，☱自姤而至坤，陰升陽降也；陽降極則升，而坤變成復，☷此積陽爲天，故陽爻六，積陰爲地，故陰爻六，而爲升降之氣直也。三陰三陽者，轉旋之氣橫也。直者，升降於地中，在人身脾胃之氣。

上下至頭足也、橫者、轉旋於地外、在人身經絡之氣、周流於營衛也、氣之流行、雖有橫直、而皆出於太極之一動一靜、動靜變化、生成萬物、故物物具五行陰陽、太極之氣、而人身命蒂爲太極中土爲廓也、是故陽動陰靜、陽奇陰耦、互易互變、生化萬物、而無窮盡、觀卦象以驗吉凶悔吝、若桴鼓也、嗚呼、此易道之妙、原非常人所能知、無怪乎多饒舌也、若夫醫之與儒、同本於易、而用則不同、儒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

教故以五倫爲綱五倫以君爲首故取象於☰乾爲
天、坤爲地、君居天中、民居地中、故以乾之中爻比君、
坤之中爻比民、陽爻爲君、陰爻爲民、凡卦變化皆如
此取象、以驗消長吉凶也、是故乾在上、坤在下、則爲
君威上亢、民情下離、上下之情不相交通、名爲否卦、
上亢則亢龍有悔、下離則龍戰於野、如此則天下不
可治也、☷此坤上乾下、爲君德下施、民情上向、上下
情孚、則枉直分明、天下太平、故名泰卦也、乾三變離、

三此二陽一陰何以反名陰卦以兩奇成耦爲陰也
又以陽德喻君子陰惡喻小人陽爻比君陰爻比民
故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二君者謂君旣失德
有君之名無君之實小人竊柄無君之名有君之威
如此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坤三變坎三此二陰
一陽其數奇故爲陽卦而曰一君而二民爲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也後儒言扶陽抑陰者扶君子之陽德
抑小人之陰惡也故否卦而變未濟䷿上下之情不

通政治焉能相濟乎。泰卦而變既濟，三準上可知矣。聖人所以如是立教者，本乎太極之理，故儒者宗理也。醫宗氣者，必順夫陰陽五行生化之道，爲養生治病之法，故以三才爲綱，明天人合一之理，而取象於三。此以天有陰陽，地有陰陽，人有陰陽，而生天地之中，故以中二爻象人也。若三此卦爲天氣不降，地氣不升，生化之機遏逆，致多乖戾之氣，民受外邪之病，若身中上下氣不升降，則成痞隔，爲內傷之病也。若

䷂此卦爲雲升雨降、陰陽氣交、萬物化生、民無外邪之病、而身中陰陽升降、陰護於外、則陽固於內、故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則一身氣血通泰也、離屬火、象人之心、坎屬水、象人之腎、故否卦䷋而變未濟、䷿則爲心火上亢、腎水下流、陰陽脫離、不治之病也、泰卦䷊而變既濟、䷾則心腎交而陰陽固、雖有外邪、可無虞矣、儒家重陽者、尊君也、扶陽者、扶君子之陽德也、醫宗氣化之道、故必以陰陽和平、方能陽生陰長、

略有偏勝，其氣卽乖，災病生矣。而人身陽氣尤貴，沉潛固密，故取象於易，與儒迥異。周孔之言，與軒岐不同，而張景岳援儒扶陽抑陰之言，而論醫，將周孔軒岐之言，牽混鋪張，旣失易經本旨，而又錯解醫理，迷誤後學，誠不淺矣。是故易之爲道，千變萬化，而變化之中，自有至理存焉。此所以體用源流之同異，不可不辨。苟能明生物成物，氣化流行之道，而於養生治病，思過半矣。或曰：儒宗理，醫宗氣，術宗數，雖各有所

宗既同本一易義理必然互通何以明之余曰假如人生稟質強壯者壽薄弱者夭強弱氣也壽夭數也因其強弱而分壽夭一定之理也強者不善養而夭弱者善養而壽此氣有消長數有變化因其善養不善而反其壽夭一定之理也蓋理爲體氣數爲用用不能奪體故氣數有消長變化而理則一定不易知命者不立於岩牆之下此之謂循理天壽不二窮達不動其心無入而不自得者明其一定之理也理明

則心不動、心不動、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是故不動者、非制之也、理明於心、不爲物誘、自然不動、以至死生之際、亦了無介意、更有何事可動其心哉、然而難矣、

卷一終